

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贾兰坡王建著,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正文85页,图版29幅,其中彩版7幅)

最近出版的贾兰坡教授和王建同志合著的《西侯度》一书,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值得向有关研究者和读者介绍。

正文包括“前言”、“西侯度附近新生代地质概况”、“古脊椎动物”、“文化遗物”、“结语”等部分,文末附较为详尽的参考文目及英文摘要。

《古脊椎动物》部分简要介绍了发现的鱼类、爬行类和鸟类化石,着重描述了哺乳动物化石,计22个种类,分隶6目,除3个未能鉴定到属只能鉴定到科或亚科者外,鉴定到属者17,其中有4属未定种;鉴定到种或亚种者15,其中晋南麋鹿和粗壮牛为新种,山西披毛犀为新亚种。作者对各种哺乳动物化石作了详尽的描述和比较讨论,最后对华北更新世早期—中期几个主要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出产的哺乳动物化石作了分析对比,对西侯度遗址附近的古环境和古气候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推测。

在《文化遗物》一章中,作者回顾了最早的文化遗物的研究简史,分析了西侯度遗址的埋藏条件,论证了西侯度的石制品不可能由自然力量产生,并提出三条鉴定石器的标准:

1. 通用的鉴定人工制品的标准,如观察石片的台面、打击点、打击泡(半锥体)、锥疤、同心波和辐射沟等等的存在;
2. 确定打击痕迹是否有规律,而这种规律是否符合人类制造石器的目的,相同的规律是否在许多标本上重复出现;
3. 特别重视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和它的加工特性。

经过严格选择后,作者描述了人工痕迹清楚或比较清楚的石制标本32件,并作了适当的分类,计石核7件,分为三类: I 利用磨圆度很差的砾石和巨厚石片作石核, II 两极石核, III 漏斗状石核;石片8件,分为三类: I 锤击法产生的石片(6件) II 两极石片(一件), III 碰砧法产生的石

片(一件);石器17件:凹刃刮削器2件、直刃刮削器2件、有使用痕迹的圆刃刮削器2件、双面砍斫器2件、单面砍斫器7件、有使用痕迹的砍斫器一件、三稜大尖状器一件。另外作者还描述了带有切痕的鹿角和燃烧过的骨、角和马牙。

“结语”部分是本书前几部分的概括,分为四段。第一段分析了埋藏环境和石制品的特征,肯定了这些石制品符合鉴定人工制品的标准;肯定了鹿角上的切、割痕迹是人为的;肯定了人类用火的标本。第二段根据哺乳动物群的对比编制了一份华北地区古文化年代表,明确提出西侯度的时代比泥河湾含哺乳动物化石层为早。第三段对文化传统或技术传统作了讨论。第四段简略地讨论了人类起源和寻找更古老的人类化石问题。

本书作者对早更新世的人类化石和人类文化遗物的问题研究多年,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对这一问题长期研究的结晶。早在1957年作者就从北京猿人石器的技术特点、用火的能力以及体质形态的特征三方面论证了“周口店期以前的泥河湾期应有更原始的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提出了“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的论断。1962年在《涇河》一书中宣布西侯度有“几件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经过对西侯度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长时期的研究,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作,使这批重要材料得以和读者见面,这是值得祝贺的。

本书作者对标本观察仔细、描述详尽,对我国华北第四系和文化系统的划分都有明确的阐述,读者不难由这本专著中学到好多作者的观点。本书中的华北更新世早期—中期几个哺乳动物群的对比表,华北地区古文化年代表以及鉴定石制品的三条标准等等,虽然还不是很完善,还需进一步补充修改,但基本上是可以参考的。本书在文字上独具一格,论述兼备,前后呼应。插图和图版都相当精致,艺术地解释了作者所要阐明的科学内

容。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史上,这本书的出版是有一定意义的。

本书也还有美中不足之处,现提出来就正于贾兰坡先生和读者。

1.关于地层古生物方面,作者把西侯度和泥河湾跟欧洲的维拉方期对比,同时指出了泥河湾的复杂情况,主张以西侯度代替泥河湾,作为华北早更新世的标准剖面。我觉得指出泥河湾层的复杂情况是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以为也有必要指出欧洲维拉方期的复杂内容。柯登(1968)根据动物化石把维拉方期分为6期,别尔·步(Pierre Bout, 1975)则主张分为早、中、晚三期,那么西侯度遗址相当于维拉方的哪一期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

2.关于鉴定人工石制品的标准。作者提出的三条在我看来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我想如果能补充两点可能就更加完满了。1)从石制品制作技术和类型的连续发展来推论这个时期出现这样的石制品的必然性。2)和同一时期国外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对比有助于说明这批石制品的性质。

3.本书引用的资料中有一些已嫌过时,新的研究成果尚未被充分利用。如第43页表中有泥河湾的猞猁 *Felis cf. lynx*,这是德日进,皮孚陀1930年报告中的意见,1945年德日进在《中国的猫科》一书中(第28—31页)已把它改名为山西猞猁 *Lynx shansius*,书中第46页表中所列泥河湾的“德氏后爪蹄兽”,为孔尼华1932年根据泥河湾材料建立的学名,但后来维列和孔尼华都把它改隶蹄兔类而不是奇蹄类,这在童永生和黄万波的《山西上新蹄兔一新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2(3), 212—216)一文中已有详细介绍。最近

发表的周明镇、李传夔的“下草湾系”、“巨河狸”、“淮河过渡区”——订正一个历史的误解》(《地层学杂志》2(2), 122—130),胡长康、齐陶的《陕西蓝田公王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均可参考。前一文章订正了下草湾的巨河狸,改为中国杨氏河狸,时代亦由早更新世改为中新世。后一文章记述的种类比原来的多,对认识公王岭动物群的性质是重要的。《西侯度》一书中引用了下草湾“巨河狸”(第8页)和公王岭动物群(第40—49, 73页)的资料,但因这两篇文章发表较晚,来不及引用改正。

4.关于一些技术性问题的。本书用了彩色图版多幅,但未给重要的烧过的骨、角和马牙以应有的版面,殊为可惜。西侯度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中,鉴定到属者17,其中绝灭属9,现生属8,绝灭属占52.94%,现生种占47%,书中第40页、第73页把这两个百分比弄颠倒了,绝灭属误写作47%。另外书中文和中文都有一些错字或脱漏之处,如裴文中误作斐文中(第32、33、80页),克拉克·豪厄尔(F. Clark Howell)误作查德·豪厄尔(F. Chard Howell)(第52页及第80页注73),书中另有写作裴文中,克拉克·豪威尔(豪厄尔)之处,这样容易被误解为不同的人。这当系排印之误。

像西侯度这样的遗址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普遍意义的,要研究和认识它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本书作者在这方面费了不少心血。至于书中的有关学术问题,可能还有可以商榷之处,这在本门学科发展过程中恐怕是难免的,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更多材料,更深入的研究将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

(李炎贤)